

珍藏版

4

林纾译著经典

《块肉余生述》

LINSHU
YIZHUJINGDIAN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Linsuyizhujingdian

林纾译著经典

(第4册)

[块肉余生述]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A decorative floral pattern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, featuring intricate scrollwork and circular motifs.

目录

「疾肉余生」 1

块肉余生迷

(今译：大卫·科波菲尔)



[英] 迭更司 著

林纾 魏易 译

「序」

此书为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书，分前后二篇，都二十余万言；思力至此，臻绝顶矣。古所谓锁骨观音者，以骨节钩联，皮肤腐化后，揭而举之，则全具锵然，无一屑落者；方之是书，则固赫然其为锁骨也。大抵文章开阖之法，全讲骨力气势，纵笔至于浩瀚，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，无复检举；遂令观者得罅而攻。此固不为能文者之病，而精神终患弗周。

迭更司他著，每到山穷水尽，辄发奇思，如孤峰突起，见者耸目；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，一语必寓微旨，一事必种远因。手写是间，而全局应有之人，逐处涌现，随地关合；虽偶尔一见，观者几复忘怀，而闲闲著笔间，已近拾即是，读之令人斗然记忆。循编逐节以索，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，得是事之来源。综言之，如善奕之著子，偶然一下，不知后来咸得其用，此所以成为国手也。

施耐庵著《水浒》，从史进入手，点染数十人，咸历落有致。至于后来，则如一群之貉，不复分疏其人；意索才尽，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。然独叙盗侠之事，神奸魁蠹，令人耸慑。若是书特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之事迹，自不善操笔者为之，且恹恹生人睡魔，而迭更司乃能化腐为奇，撮作整，收五虫万怪，融汇之以精神；真特笔也！史班叙妇人琐事，已绵细可味矣，顾无长篇可以寻绎。其长篇可以寻绎者，唯一《石头记》，然炫语富贵，叙述故家，纬之以男女之艳情，而易动目。若迭更司此书，种种描摹下等社会，虽可哢可鄙之事，一运以佳妙之笔，皆足供人喷饭。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，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。使吾中国人观之，但实力加以教育，则社会亦足改良，不必心醉西风，谓欧人尽胜于亚，似皆生知良能之彦；则鄙人之译是书，为

不负矣。

闽县林纾叙于宣南春觉斋

续 编 识

此书不难在叙事，难在叙家常之事；不难在叙家常之事，难在俗中有雅，拙而能韵，令人挹之不尽。且前后关锁，起伏照应，涓滴不漏，言哀则读者哀，言喜则读者喜，至令译者啼笑间作，竟为著者作傀儡之丝矣。近年译书四十余种，此为第一，幸海内嗜痴诸君子留意焉！译者识。

前 编

第一章

大卫考伯非而曰：余在此一部书中，是否为主人翁者，诸君但逐节下观，当自得之。余欲自述余之生事，不能不溯源而笔诸吾书。

余诞时在礼拜五夜半十二句钟，闻人言，钟声丁丁时，正吾开口作呱呱之声。似此礼拜五日，又值十二点时，凡邻媪乳母之有高识者，皆言时日非良，不为此子之福，后此且白昼见鬼，具鬼眼也。盖在礼拜五夜中生儿，初不能免此二事。至第一事，但观吾书所叙述，诸君足知吾艰，无复待辨。若云见鬼，则少时愚昧，或且见之；若既长成，实无所见。

吾生诞处在色佛克县之白伦得司东村，且为饮血之孤儿。方吾张眼能视时，正去吾父瞑目长逝可六阅月，凡吾所有之知觉，但知门外新坟，即为亡亲瘞骨之地。每经冬令，屋中炉火烘人，而吾父三尺断坟，乃闭诸门外严寒风里。

吾家有祖姨，余后此与姨氏相处之日正长，事实均见诸吾书之上。姨氏曰密斯拖老忒乌德，吾母则尊曰密斯贝测，一生至畏其人，即偶尔叙及其名，亦恒震震。姨氏嫁夫，夫为年至少，风致绝佳，仅有一事不满意者，则家室动多勃谿，一日几欲挟吾祖姨坠之楼下。以此之故，姨氏遂与离异，然尚助之以资。此人即挟资赴印度。据吾家熟于掌故者，谓此人挟一巴本（大猴也。——译者）同骑一象，以余思之，非



巴本，必巴布（印度贵人。——译者）。十年以后，死耗及英国矣。祖姨闻耗之为忧为喜，竟无称述之人。盖自离其夫，不氏其夫之氏，隐居海滨，以女侍自随，长日闭门。其始甚悦吾父，后此吾父既娶吾母，姨氏乃大不悦，谓吾父不应娶此蜡人。姨既不见吾母，言吾母为年末二十也。吾父见屏，亦戢足不造姨氏家。吾父娶时，年倍于母，躯干已荏；末期年即捐馆舍，余遗腹仅四阅月。此即吾生时之境状，故后此书中所历历而言，咸得诸传闻，非吾知觉所及。

一日，吾母方踞炉次，心中至焦惶，含泪于睫，殆自伤无夫，又伤彼怀中之儿无父。怀忧蕴恨，思及诞生时，为事亦险。忽尔举目见窗外有一不相识之妇人，自园中渐及窗下，视之，知为密斯贝测。时斜阳半落，余光尚滞小篱之下，并及贝测之衣。入时不言不笑，状至严冷。既至窗下，吾母乃益知为祖姨，以吾父恒言姨之举动大异于众。来时初不掣铃，径造窗下，二目射光入室。吾母大震，胎气遂动，其生于礼拜五之日，祖姨与有功焉。

吾母既惊，即退居榻背之后。祖姨推门自入，四瞩室中，怒目视吾母。吾母即以礼延入。祖姨曰：“噫！汝得毋为密昔司考伯菲而耶？”祖姨之意，殆见吾母蒙黑纱于发，故入门即审为吾母。母微应曰：“然。”祖姨曰：“汝曾闻有密斯拖老忒乌德者欤？”母曰：“未亡人幸闻尊名。”媪曰：“汝今所见者，即其人。”母立与鞠躬，延至客座。唯此间然火；他处之火，以亡父逝后，遂节其用，乃不购兽炭。于是二人同踞炉次，彼此无言，母不能竟忍而哭。媪立止之，且作愠色。母弗听，哀尽始止。媪曰：“孺子试去若冠，吾将观尔颜色。”母不敢弗诺，亦立去其冠。冠去，发四垂其额，媪惊曰：“汝直一稚女耳！”吾母为年固少，然以貌度，较年为尤少。低首羞涩不可忍，言曰：“薄命人乃未届中年，孀矣。果能诞儿而已身健在，则仍为不更事之人母。”

媪无言，而吾母低头，似媪以手摩抚其发。斗一仰首，则媪方叉手怒目向火而凝其神。久乃曰：“胡名为鸦巢？”母曰：“祖姨得毋指我所居乎？”媪尚含余怒，言曰：“孰为鸦巢？尔二夫妇初无阅历，都不了了于人事。”母曰：“此屋别名，为亡夫所手定。夫购得此居，以其旧有鸦巢，故称以此名。”时晚风撼树，敲侧作响，母、媪皆引首向窗外而观。然老树之上，果遗巢无数。媪曰：“安得有鸟！”母愁中乃不悟媪言，即请曰：“祖姨适何言？”媪曰：“我问尔鸦今安往？”母曰：“自我移家后，巢虚，鸦乃不归。殆亡夫人入门时，见巢而有感触，因名其

居。唯巢老，鸦奔而弗居矣。”媪曰：“此行事果类考伯菲而，见巢而即巢其屋，彼殆见巢而信其有鸟。”母曰：“亡夫逝矣，幸勿申申而置，转以伤未亡人之心。”母此时怒甚，思与之争；顾少立即晕于榻上。

迨醒，见媪立于窗下。暮色渐起，相顾但辨人影，媪复进曰：“汝当自知以何时诞？”母曰：“但觉身颤，不审何状，意其死乎！”媪曰：“汝第进茗，颤当立止。”母曰：“茗能已颤耶？”媪曰：“汝神经虚荏，幻为是状。此中女郎何名？”母曰：“吾不辨其为男为女，又何有名！”媪曰：“吾问女佣之名。”曰：“壁各德耳。”媪又怒曰：“何为有是名？世岂更无余字，乃字之以此！”母曰：“此其姓耳，彼名适与我同，故亡夫不呼名而称姓。”媪遂启门曰：“壁各德，汝以茗至，若主母患作，汝起，幸勿缓。”媪出言如主妇之发令。语已，遂翘足于炉次铁阑之上，卷袖露肘而静坐，言曰：“汝不言生女耶！即以我卜之，亦必生女，待此女坠地时……”语至此，母曰：“安知非男！”媪复怒曰：“我言女，女也，何为见驳！此女一生，吾即极力将护之，汝当名之贝测拖老忒乌德考伯菲而。此女余当不令其茹苦，长成其身，亦勿令托情爱于不令之夫。”语时，健动其颈，意谓一身遇人弗淑，故欲力全此女。母此时病甚且震，不知为辞以对。

少须，媪曰：“大卫待尔如何，汝二人无讼阅事乎？”母曰：“吾居室甚乐，但有恩意，无复乖忤。”媪曰：“此所以蔽汝也。”母哭曰：“逝者背我先行，此或苦我。”媪曰：“汝勿更哭。汝二人之耦，吾早非之。汝家无父母矣？”母曰：“然。”媪曰：“汝曾否为人保傅？”母曰：“吾固傅一人家，而考伯菲而恒至其地。考伯菲而待我厚，在在关垂，后乃乞婚，我竟许之。”媪怒目向火曰：“伤哉汝也！汝生何长？”母曰：“姨氏何指？”媪曰：“但以家政言，汝能任乎？”母曰：“为技非长，然心滋奋勉，亡夫恒教我……”语未已，媪复怒曰：“逝者胡更事！”母不省，但有言曰：“吾因亡夫之训迪，亦微有所得。夫唯勤勉我，我亦悉心学之，非其人早逝者……”语次复哭。媪曰：“更言之。”母曰：“吾逐日列账，迨晚及亡夫核其出纳之款。”语次又哭，媪曰：“为言未毕，哭何为者？”母曰：“吾署账后，夫均无言，唯作3字与5字，几无分别，即7字与9字，亦多一钩。”语次又哽不能声。媪曰：“深悲极恻，但伤其心，亦非胎儿之福，可止勿更哭矣。”母闻言悲止，而此时胎气亦动。媪仍引目视火而笑。久之，复笑言曰：“吾知大卫生时有保款于银行，整



人而零取之，未审于汝有备否？”母曰：“亡夫没时，即以此金属我。”媪曰：“为数若何？”母曰：“年一百五十镑。”媪曰：“此着太无谓。”语时，母胎气大动，而壁各德已以茗进，见状，立扶吾母登楼就榻，即呼其侄曰：“汉姆壁各德！”盖预留是间，备延医者。

医、稳先后皆至，至客座，见一生面之媪，露肘跂足，且以细棉花穿耳解痒，医问壁各德，均莫知其为谁。医视状后，知未即生，遂下客堂，与媪为礼。医生平婉不忤人，亦不叱狗，名曰赤力迫。既面祖姨立，鞠躬为礼，自指其耳问曰：“媪殆于是间有不适者耶？”媪立拔其棉，愕问曰：“汝何言？”医生大震，复指耳曰：“似是间有不适处。”媪复纳其棉条于耳，曰：“誓言也。”医生退立，不敢复语，就远处坐，遥瞩祖姨。已而楼上看护妇呼医生。可半句钟，医生复下，祖姨立拔其小棉条，仰问曰：“楼上如何？”医生曰：“缓也。”媪噫气作鄙夷状，他顾。医生仍偃坐远处，注目此媪。更二句钟复上，下时，媪拔其小棉条，复仰面问曰：“如何？”医生曰：“缓也。”媪作声如吼，不能辨其一字。复坐，医生大慑，移座近梯，以待楼上传呼，避面不敢与吾祖姨平视。汉姆于明日语人，谓：“偶尔探首客座，见此蛮媪狂走，瞥眼已为所见，方欲逃奔，以为所获，擒吾左右走，力摇不止，有时撮发批颊，恣其所为，至于十二句钟以后始出。”后此壁各德言，汉姆二颊之绛，乃与吾初生时之赤色无异也。

迨医者收生之事竣，复微语吾祖姨曰：“贺媪。”媪曰：“何贺？”语时至严厉。医生无言久，乃鞠躬迎笑。媪怒曰：“汝能言乎，作此态胡为者？”医生曰：“媪勿急，宜急之事过矣。”此时吾祖姨怒极，幸未抓而摇之，顾虽不抓医生，而但自摇首，摇首之厉，足以慑医生矣。迨媪怒少平，医生始曰：“贺媪平安无事。”医生发言既慢，而又畏祖姨，一语可五分钟弗毕。祖姨大怒，二目耿耿作光。迨医生语毕，祖姨尚不辨生者之为男女，但曰：“此女生后如何？”医生以为吾母也，则曰：“少须当健。唯少年早孀，百忧填咽，大有碍于生育，媪若欲视之，移时即可登楼。”祖姨大声呼曰：“吾问此女如何？”医生不审所谓，则作笑靥向之。祖姨不及待，即呼曰：“吾所问者，新诞之女健硕否？”医生曰：“男也，吾以为媪已知之，故不之告。”祖姨无言，取冠而行，自是不履吾家矣。

第二章

予生小最前记忆者，则吾母秀发满头；又忆及壁各德面目臃肿，二肱及二颊至红酣，吾恒指其颧以为苹果，进而吮之。又忆得母及壁各德分蹲于地，令余学步，左右趋投其身。而壁各德常伸一指令予攀之学步，余但觉其指粗极。诸如此类，皆模糊忆之，初不了了。且此等事与本旨无关，唯余生小固已具好奇之癖，每事恒留意，年长又健记，故能叙我已往之事，无有渗漏。

适吾言可以忆及者，吾母及壁各德至稔勿忘，其次则吾家之屋及天上之云。壁各德治庖于楼下，屋后有小园，中树一杆，置笼饲鸽，鸽乃尽去。墙角有狗圈，亦无狗，乃饲鸡鸭鹅之类，余见之辄畏，而鹅亦作势欺余；有雄鸡至巨，尤张翼作扑余状；鸭子长颈，见余即伸。余忆自厨次出门外，有甬道颇修。甬道之旁有小屋，屯杂物，其中积筒及盆与已旧之茗壶，过时微触肥皂、咖啡、洋烛之臭。甬道上然小灯，惨惨欲灭，过时颇震震。屋中有两厅，其一每夕母及壁各德与予常莅之地，家中人寡，而壁各德亦聚处如一家人，夜来必集此厅；尚有一厅微广，不如此厅之狭，生火易暖。广厅唯礼拜日时一御之。余颇畏此厅，壁各德告余，吾父盖受殁于此，故吾慑不敢往。一日，吾母诵经于礼拜之晚，言昔日有拉撒露死，耶稣生之。吾即思吾父更生，亦正可畏，遂不能独坐，坐必依人。一启户即为坟台，吾尚忆其地草青而人静，晨起时必至窗口观羊之晨牧。而犹忆得礼拜堂之陈列，榻背至高，吾所坐榻正临窗，自窗外望，已见吾家。壁各德每至礼拜堂，必临窗防吾家，惧为宵小窃入行盗。然恒不令予他顾，言小儿之目必向牧师。余殊不措意，以此牧师衣道帔，为状甚狞。更视吾母，母则恭捧《圣经》，意初不属我。我尚忆视一童子，童子张目摇唇作丑态向我。余于堂中既无异物可娱，则引目视阳光，见一小羔向窗而覩，厥状如求入是间，于是倦目遂睡，耳中但闻牧师歌诵。移时忽有奇响，则余睡中仆于地，壁各德抱余坐之膝上。有时吾窗尽开，延空气入内，榆树受风，上有鸦巢迎风荡漾。门前有小木栅，蝴蝶成团，飞入所栽之花，母日携小筠笼采之，余引母裾拾取小红果。若在冬令，则深居不出，随母学跳舞，母罢则仰卧于温榻，自纠其发，或自束其腰围而已。壁各



德忠事吾家，母恒可其陈请。

一夕，余与壁各德同坐炉次，余取小书卷叙鳄鱼事，读已，壁各德不审，或余所读者不达其情耶，壁各德问曰：“鳄鱼何羹也？”余木然不能答。时余倦欲睡，而母赴邻媪家，余则强支以待母归。已而二目朦胧中，视壁各德似愈高大，坐而治针黹，余以二指自张其睫，则百物皆作纛，吾眼遂翳，余思唯作声或可以祛睡，因曰：“壁各底（小儿音误也。——译者），汝嫁人乎？”壁各德大惊曰：“汝幼稚胡知此！”语时似大震恐，引目视余，余亦因之而醒，时已扬臂引其所提之线至于顶外，余复曰：“壁各德汝果嫁乎？吾观汝甚美，实则汝果美否？”余非云彼美乃美逾吾母，盖自谓壁各德之美殊别具也。大厅上本有红茵，为吾母所手制，余谓此茵红可方壁各德之颜色，顾茵褥腻滑，而壁各德之面则粗糙，然其红一也。壁各德曰：“汝何为问此？”余曰：“不知也，是否嫁人者，一人但一次耳？”壁各德曰：“此何待问！”余曰：“设既嫁此人，人死者能更嫁乎？”壁各德曰：“可，唯此事须决之于己。”余曰：“汝意云何者？”余问时，亦仰目视之，壁各德移目不视，言曰：“吾殊未嫁，今亦无意嫁夫。”余曰：“汝怒乎？”实则壁各德未怒也，此时立置其针，张二手抱余首，微微动之以示其爱。壁各德者，肥腩无伦，时时纽断而落，此时转臂捉其前胸，立见二纽扣飞越而去。壁各德曰：“汝更言鳄鱼事，俾我听之。”然余观壁各德颜色较前稍异，胡以必趣余更言鳄鱼事，意有所避而云。余此时亦不嗜睡，复举鳄鱼事示壁各德。

鳄鱼事既已，将复言介类，而门铃已掣，余及壁各德同至门次，母入矣，精神至佳。尚同一男子，须发皆黑，状亦闲雅。因忆前礼拜自堂中归时，此人即送母者。母见余，抱而亲吻。闻来客言，此子之福，较王为高。尚有余语，咸不之忆。唯余闻客谏我，则自吾母肩上问客曰：“适客何言？”客拊吾顶，犹兼拊母手。吾则甚恶其人，及更以手拊我，我立推而远之。母曰：“大卫勿尔！”客曰：“此子至爱尔。”然余自有知觉，从未睹母氏今日之喜悦，且微微责余处客无礼。语时，母顾已就余颊，复回语来客曰：“谢君见送。”语时即与客接手为礼。母复回面面我，而客已密执母手而亲之以口，语余曰：“彼此各道晚安也。”余大怒曰：“晚安。”客曰：“尔我良友，亦宜接手。”且大笑。时余之右手在母掌握不能伸，竟以左手予之，客曰：“误矣。”于是母始出予右手示客，而吾意则决不授之以右，但授以左，客笑谓曰：“童子有胆。”乃珍重把握而去，然行次尚回首

内窥。

园门既闭，壁各德即加以锁，三人同莅客厅。往日吾母恒近炉坐，今夕忽趋屋隅温榻中，按节而歌。壁各德执烛挺立言曰：“主母晚来殊乐。”母曰：“谢尔，今日乐，如尔言。”壁各德曰：“在幽寂中遇一二生客，亦足别开生面。”母曰：“然，有客用破寥寂，不云非趣。”壁各德仍执烛弗动，母则仍歌，余已睡矣，然犹微闻母与壁各德语，但不辨其言。既而猝醒，见母与壁各德似有辩论，二人皆哭，且哭且辩，壁各德曰：“我固谓是人不可，即密司忒考伯非而生时，亦断不谓然。”母曰：“汝乃逼我至于阳狂乎！天下安有身为家主，乃见困于佣奴，汝尚以吾为童娃乎！吾嫁久矣。”壁各德曰：“汝固嫁矣，上帝知之。”母曰：“汝既知吾嫁，胡为尚困我不已？汝亦知吾近来无一人为友乎！”壁各德曰：“汝虽孀而无友，吾言不应友是人，虽然，汝即买我，亦不能少移吾意。”此时，壁各德怒极，几欲掷其烛奴。母复哭曰：“汝何言之酷，吾不尝言是人固友耳，汝竟以为与彼有幽期密约事耶？汝谓彼人涎我，我又何术足以止其涎！彼见色慕我，我又何罪！我今且问尔，将何以处我？意岂髡吾发、毁吾容、烙我肌肤耳，汝意必为此，此则尔意耳。”壁各德无言，母至余卧处，与吾接吻曰：“吾儿大卫，吾乃不之爱耶，此为吾灵魂中至宝。”壁各德曰：“吾不言主母不爱少主人。”母曰：“汝固言之，汝适所言，尚有他解否？吾唯为彼之故，绿伞已敝，吾初不愿易，正为是儿，兹意汝当悉之！”母又语余曰：“大卫，吾为尔母恶乎？乃无心肝向汝乎？汝但曰然，则壁各德即爱尔；壁各德之爱尔，较我爱尔多矣，尔果信我不念尔乎？”语至此，余及母与壁各德皆哭。余哭声尤烈，觉经余母一言，而余之恨壁各德至于次骨，即斥之曰：“畜生！”而壁各德既羞且怒。余思壁各德盛肥之身，一经胀满，扣且立断，然幸与吾母服罪，且来慰余。是夜睡中咸无宁贴，余既哭，遂不成寐，张目尚见吾母踞床，引目视余，余投身母怀，竟沉酣而寝。

后此复遇此黑髭须者，唯不记忆相距之日月，但知见之礼拜堂中，礼毕，复送余母归。此次则入园次，观吾母所艺之风吕草。然吾意观其人初不属意于花草，行时则问母求花一朵，母曰：“尔所爱何种，自取之。”客不可，余亦莫名其妙所以，已而母果采得一朵置其手。客得花，即言曰：“吾必不弃此花。”吾思花朵安能撑多日者，留之何为，此人殆愚骏也。

此后壁各德久久不入厅事，母则曲意抚之，两情固洽，然大不如前此之无



猜。每见母盛服，则壁各德必怏怏，又不欲母过邻家作深谈，而余乃不审壁各德之意，何为沮格吾母。而客之来亦渐数，余见惯之矣，顾欲余与之款洽，则决不可。自念母爱我，壁各德亲我足矣，何复间以生人。

一日为秋晨，余侍母行于园中，见客至矣，此客名麦得斯东，以马至门而下，与母为礼，言将至鸦墨斯视其朋友，盖以舟出，将挟余同行，置之鞍上。是日秋气佳，余意欲行，母亦允余，乃命余登楼，令壁各德为余易衣。此时麦得斯东下骑，一手引马调之于栅外往来频频，母亦于栅中与之同行。壁各德则自楼窗下窥，然二人咸低头，似专注一花，而壁各德则大怒，引梳逆掠吾发，痛甚。已而予与客同骑，过青绿之野，客以一手将余，余时时仰面微窥此客，客二目黑而空，其中似无瞳人。观已滋惧，不知此人何思之深。前此遥观，今日近视，觉其须发浓黑，状颇美丽，或为母氏所怜。

于是同行至海滨逆旅中，有二人同坐吸烟，人皆仰面向承尘，各据四榻。地上有物，似衣服以旗包裹之。二人见我皆起立，中有人曰：“麦得斯东来乎，吾以汝为死矣！”麦得斯东曰：“未也。”其一人趋而近余曰：“此孺子谁也？”麦得斯东曰：“大卫。”其人曰：“得毋大卫穹斯乎？”麦得斯东曰：“大卫考伯菲而。”其人曰：“得毋为美丽之密昔司考伯菲而赘旒耶？”复曰：“即小孀雌乎？”麦得斯东曰：“昆宁，尔慎之，此中固有知觉之人。”其人曰：“谁耶？”余闻言亦欲问其人，因引领待其言。麦得斯东曰：“白鲁克斯歌菲而。”余初以为语我耳，既而别举一人，余亦无闻。麦得斯东语时，二人者如神会，皆大笑。少须，昆宁曰：“汝所筹之事，白鲁克斯意何如者？”麦得斯东曰：“兹事白鲁克斯尚未有知觉，实则济否亦不关渠。”二人闻言复笑。昆宁掣铃，曰：“命取酒当为白鲁克斯寿。”酒至，乃授我小杯酌，佐之以饼。余方欲饮，昆宁已起立，曰：“吾饮此酒，祝白鲁克斯交否运。”三人皆笑，余亦不能不笑；余笑时，此三人者乃愈笑，总言之，饮酒乐甚。已而至山上，以远镜外窥，其人以镜授我，我乃无见，亦伪点其首，言已见之矣。已而复归逆旅就膳。当余出后，二人长坐吸烟，余行及其座，觉此二人衣服为烟痕所渍，烟臭乃永永不涤。饭后登舟，三人咸即舱中匆匆如披阅来书，余自天窗下瞰，而三人皆忙碌如处决重事。三人下时，别以一人伺我，其人赤发，尚驯善，冠小冠，冠檐书百舌二字，鸟名也。吾以为百舌者，即是人之名称，意人家之姓，必标其门，此人浮家，故标之冠檐，余遂称之曰：“密司

忒百舌。”其人曰：“否，此船名也。”此日中二人皆笑谑，独麦得斯东稍沉寂少言。此二人似尊礼其人。有时昆宁快意而语，则偷眼视麦得斯东，麦得斯东自言白鲁克斯后，一不言笑。

俄顷即归，黄昏景物至美，母复与麦得斯东闲行于阑干之外，余亦登楼啜茗。客去后，母问状，又叩此人与尔何语，余一一告母以状，言彼人称母美。母笑曰：“是人好讦言。”余细察母意，颇许可。后此余问曰：“母曾识一人曰白鲁克斯歇菲而乎？”母曰：“歇菲而为地名，土著者能制刀叉之属。”已而余睡，母坐床沿呵我，支颐言曰：“大卫，彼人语我何言？我忘之矣。”余曰：“客言母美。”母即以手掩吾吻曰：“彼安言美，绝非美我。”余曰：“确也，但闻其言曰‘密司考伯菲而’，且曰‘美丽小孀雌’；此又何指？”母掩口而笑曰：“大卫，汝观其人狡狴乎？”复曰：“大卫。”余仰面问曰：“母何言？”母曰：“汝勿告之壁各德，闻且怒嗔，吾固怒此辈，唯壁各德万不宜闻知。”余诺，母屡亲余吻，余遂沉酣。

一日母复夜出，余仍与壁各德居，壁各德出袜及蜡与针黹之盒，佐以鳄鱼之书。壁各德坐而治针黹，屡张吻欲言，乃久久不即出口，吾以为壁各德倦而思嚏耳。已而壁各德告余曰：“大卫，汝能随我至吾兄鸦墨斯小住半月乎？”余曰：“若兄如何，果温纯不忤人否？”壁各德曰：“吾兄佳品，且彼间有海，多捕鱼者，尚足与汉姆游。”余闻而乐曰：“但不审母意云何者？”壁各德作鄙夷状曰：“若母安不许尔，不信者，归时叩之。”余因登几，以二手支颐问曰：“吾去母留，得毋苦清寂，诂一人居耶？”壁各德拈袜如有所觅，似觅其破处究之，然破处虽小，久觅当亦得之，顾乃不尔。余呼曰：“壁各德，诂吾母一人居耶？”壁各德视余曰：“汝不知耶，我行后，若母至邻家小住，亦半月归。”余曰：“母既不寂，吾行矣。余乃待母归而问之。”少须母归，壁各德与母商榷，须臾议定，母曰：“此半月饭费，均母承之。”

已而行期届，余日防地震，火山崩裂，阻余行期。乃是日极佳，饭后行具尽饬登车，余急欲一至，不期此行而吾家乃大遭变故也。余既登车，母送之门外。余初未离家别母，乃大哭，母亦哭送，车动后，母奔出止车与亲吻。车行回顾，见麦得斯东至，力挽吾母，似斥母不必恋余者。余思此人之至果何为，语吾母又何事。壁各德亦引目外瞭，颜色顿异。

第三章

天下驮人行李之车，马力至疲也，垂首至地，似欲主人久待其身，而御者亦恹恹欲睡如其马，二手加膝作假寐状。然则是人实非御者，苟无其人，马亦自行，行次无言，但吸唇噫气作小响。壁各德出时，纳糗一巨筐，此即旅行伦敦，糗亦备用。余食饱睡足，壁各德睡中尚坚执此筐，而鼾声至巨。沿路车皆小停，为人送信物。觉道路极平，余思教科书中言地形圆也，地形既圆，胡此地乃至康庄，后此知之，天下唯南北极平耳。鸦墨斯之平，非南极者即为北极。已而近海矣，海滩与水乃平同一线，望远人家烟树，虽距陆，实同涵之水中。余既履市，腥风扑鼻，鱼腥也，杂以柏油之气。来去多舵工，为状至匆匆。余以为造城于水中，不期风物繁夥至是。

壁各德曰：“鸦墨斯为世间名胜，汝乃弗知。”忽曰：“汉姆在是矣。”余观之，果然在车站之前候我，一见即曰：“佳否？”状如故交。汉姆于吾生时已在吾家，特吾年稍长，竟不之识。此时汉姆背负余归。汉姆长可五尺许，肥硕无伦，唯气满面，衣帆布之衫，裤坚硬如铁，即无股承之，亦足自立于地。汉姆背余，手中携小筐，壁各德亦提小筐。过市时路多沙石及小机，及于船厂与镇肆，帆绳之属，设肆林林。已而出城至海埂矣，汉姆曰：“彼即吾家。”余四顾直至于海波浩渺处，乃都不见有屋宇，则仅有破舟置于岸上，船底上向而已。其上出铁筒，烟突突起，舍此外一无所见。余曰：“若家即居覆舟底耶？”汉姆曰：“然。”余大奇，以为生人安可处覆舟之下。

近即此舟，见舷次开小门，亦凿小窗。一垂朽之舟耳，一入其中，则汛扫至严洁。中列一案，陈荷兰钟，尚有多屈之椈，椈上直竖一茶盘，中绘美人执伞形，以极厚之《圣经》抵此盘不令仆。船壁上悬耶稣圣迹累累然，中有亚伯拉罕，衣红衣，携其子伊撒，衣碧衣，登山杀之以祀天；但尼而衣黄衣，居于狮子圈中，狮毛作绿色，此两画最明显。而船底仰处有钩，余初不审其用。煤油之麓，左右横陈，用代小凳，余入门已一一见之。壁各德开小门，命余居之。室居船后，舵失而舵窍圆处即用为窗，一榻适当其中，足卧一身而已。四壁皆白垩甚